

「的士」汽車。因為他平素喜歡狂飲豪事，所以她並沒有理會他，就昂然走過，而在轉瞬回顧之際，他已經昏如黃鶴了。她惴惴的回到了家，將目擊的情形敘述了一遍。以後她聽說他哥哥正在病中，當她在路上看見他的時候，他正在手術牀上，施用麻藥。但是她明明白白的在街上看見他，難道說那人不是他麼？或者他的靈魂出竅嗎？還是那是一種幻境呢？以後這婦人又得悉：在那同一時間，有一位至友也看見他哥哥到她店裏去，她還向他說話，但一個招呼主顧的功夫，他就不見了。這故事引起了一個問題，是不是在他躺在手術牀上之際，這兒可能有一種體外之物，脫殼而出，並且還可以給他看得見？

我想假如我幸而能遇到這類同樣的許多事件，而把它都忽略不管。那我不但是個愚人，而且是個懦夫。我已立志去繼續搜集這種無以自解的切身經驗，並且要貢獻我最忠實的解答來進一步的幫助了解人性。倘我們能够充份了解了人人生之生，我想那就更容易來推敲這個重大疑難問題——是否一個人死了之後還能復生？

茂貞譯

這篇文字，對於鬼的存在，尚在懷疑，而對於神通的可能，則完全承認，認為頗有哥博士的事，乃是超人視力，即是所謂天眼通；賈夫人的事，乃是傳心的能力和超人的視力，即是所謂他心通與天眼通。那末凡夫對於五通，可由報得或修得，是不能問題了。波太太的事，文內沒有解答，加里福尼亞州的婦人所見。當然證明了靈魂的存在，即是所謂人類具有一種體力及精神以外的一種因素來操縱着他而且它還能單獨的支配一切。作者的最後目的，希望充分了解人之「生」，與孔子所謂「未知生，焉知死」，是同一思想途徑，意在解決是否一個人死了之後，還能復生？「當然指輪迴而言，則又是研究佛學的前奏。由此可見西洋的學者，其思想確能接近真理，而其能接近真理的主因，是有科學態度。什麼是科學態度呢？即是所說：「我想假如我幸而能遇到這類同樣的許多事件，而把它都忽略不管，那我不但是個愚人，而且是個懦夫，我已立志去繼續搜集這種無以自解的切身經驗，並且要貢獻我最忠實的解答來進一步的幫助了解人性。」這就是科學態度。反觀我國學者，對於這些事，是一筆抹煞，完全否認。記得去年某報曾登載臺灣某地發現鬼的事而加以論斷，大致是說：「此原字時代科學發達，斷不容有此鬼怪不經之談；流毒社會。」報館主筆雖然不是大不了的學問人，總可以代表知識份子的思想，這就是說明了西洋學者正在立志搜集這類事，認為有助於真理的發明而加以研究，我國學者，則痛恨發見這類事，認為妨礙了唯物思想的推廣，而武斷認為無有。西洋人的科學，是有則為有，無則為無，真則為真，假則為假，惟期合於真正的事實。我國的科學，是要認無為有，認有為無，認真為假，認假為真，以期合於自己的成見。若說我們是落伍，未免太恭維了；落伍是邁着同一步伐奔向同一目的，不過跑的慢一點，而我們則是背道而馳。

如這篇文內所說：把這類事忽略不管的愚人懦夫，才是落伍。而我們不是忽略不管，乃是要武斷的否認真正事實的存在，如何能算落伍呢？你別看這些人連落伍都够不上，在唯物思想方面來說，則不是落伍，而是前進。落伍與前進兩個名詞，意義相反，只在乎由某一方面去看。他們前進的聲勢很大，確能影響社會，前人所著關於神異鬼怪的書，最通行的如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等，無非發揮福善禍淫惠吉逆凶的道理，有神於世道人心，從前到處流行，現在在市上竟買不到，這就是他們前進的氣氛使然。他們認為善惡果報思想荒謬，鬼神感應是事實荒謬，在這個氣氛籠罩之下，不但一般人受其影響，即一部佛教徒也怕他們罵為迷信，不敢談到神通輪迴等事，寧可違背釋迦牟尼佛的金口誠言，不敢觸犯唯物學者的無明妄見，這是何等可敬的事。

……未完待續……

甘泉村

宗善輯
江清水畫

從前有一個村落，叫做甘泉村。因為那裏有清淨甘美的一道大泉水而出名。離這村約五里路的東邊，便是一座王城，國王因該村的甘泉，就下了一道命令給村長，要村人每日給王城送水。自然那時無輕擔，何況五里路程，也不算太近。日子久了，村人都感覺疲苦；於是便集議他遷，來避免挑水的勞苦。但被聰明的村長知道了，立刻召集村民，先予安慰一番然後說：「你們暫且不要遷，待我去請求國王，把五里路改作三里。使里程縮短，不就可以減少疲苦了嗎？」村民一致贊同，果然村長即刻去見國王，不久國王令將五里縮減為三里，村民莫不歡呼；也這三里不就是原來的五里嗎？

受勞，所以不疑有他。忠誠地接明世間的人，本來就是這樣，向濕築城，便心生厭倦，長難以前，致懈怠墮落。佛陀慈悲方，便的人，聽了法分說三乘，小乘的人，聽了法分說三乘，求度生，雖然有人說：三乘即是一乘，雖然有人說：三乘村語，終亦不肯捨棄，像甘泉村的那些村民一樣。

